

現代

第六卷

現代

第五卷(上) 合訂本

上海書店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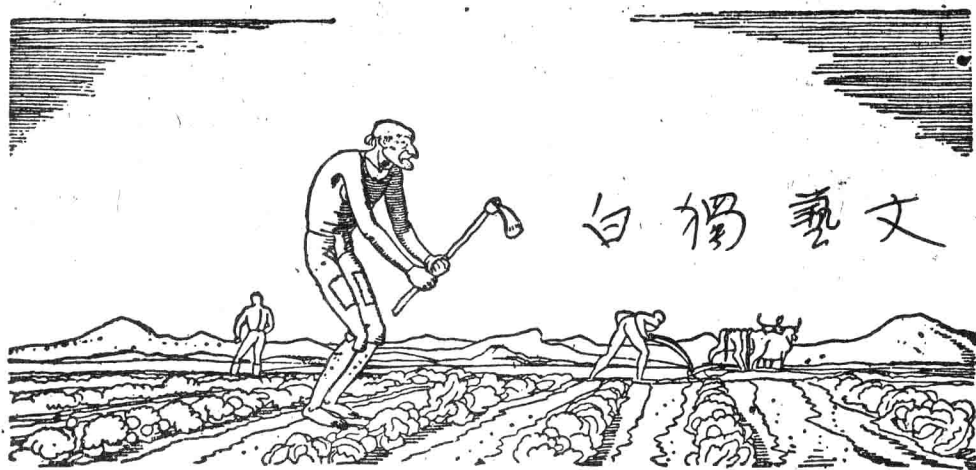
現 代

第五卷 · 第一期 · 五月號



現代書局刊

社址：上海寧波路六九六號



文人對自己的認識

桀犬

對於某一個小說作者冒竊文稿，予以正確的暴露，這不是無意義的，爲了告訴人不要再如他一樣把自己丟進敗滅的泥沼裏去。

然而認爲這止於是某一個人的惡德，卻不夠。寫作的人們對這事件更應該有社會的看法。

文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生活；他的思想，言行都受着歷史和現實的法則所制約；他的表現可以說也是社會表現中的某一部份，無論他自己意識着沒有。一個並不躬耕隴畝卻是生長田間的農家子弟，他從小會唱兩句對大自然的讚歌，以後便習於寫些耽美主義的抒情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安靜，保守，高潔，質樸種種的情操，看到他不甚必要地，出於『無所謂』的感觸和遣興而寫作——這是他的個性；但這也正是他的環境的通性使他表現出來的地主素質。

反之，一個成長於都市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生活永

遠波盪於高速率的變動中；他的文藝素養也正由此動亂的刺激中尋長。在資本主義文化治下的社會生產既無往而不商品化，無往而不帶有詐取，倖得，掠奪的惡德，和其他的人一樣要在這整個榨取制度之下儉拾一點營養而生活的文人，很容易接受了妄想暴富，計算利率的買辦作風，盜賣些稿費，盜賣些虛名，這種可憐的惡行確不是出自文人的自創，而是整個社會生產商品化的賦與。

這種扒竊爲生的文人之可憐在於根本不認識他自己。

文人也和其他的人們一樣，不免依隨着社會之變動而變動自己的生活。在一般的中層份子沒落過程中，文人比起官僚或其它的自由職業者不同，他不易於因緣封建勢力，攀附帝國主義而上升爲富有階級。衣食住的威脅常在無情地告訴他將要墜入窮苦的深淵。企圖以賣稿來射利沽名那真是蠢到無可再蠢的事；他不但錯估計了文藝的功用，更蠢的是不去從事於這商品社會中正盛行着的其它巧妙敏捷的出賣自己的方法。也許有人爲了欣賞和創作的興趣，願意以文藝的任務擔負一點社會的點綴，那麼也好；不過你自己曉得，第一，若連飯都吃不上口，你該不會再

有到俱樂部去「茶話」的閑情了吧？第二，全社會都沒有飯吃，你縱有閑情寫作，可請誰來閑情地欣賞呢？荒涼的社會自有荒涼的原因在，你縱然用力，至多也祇能點綴給最少數的公子姑娘們消遣吧！

卻是，社會從不曾說過不需要文人。問題祇在文人能不能認識社會。不能使自己的創作和社會伴奏，不是爲了推進時代而呼喊，縱橫一時的文壇宿將一朝漠視了人羣，人羣也就遺忘了他。憑一點浪漫式的「才調」，流行性的幽默情趣，乃至投機的空想的公式主義，無恥的抄剪扒竊，不是「江郎才盡」，便是「東窗事發」，斷不能逃脫天凶的噩運。

文人要以忠實的自己忠實於藝術。爲了人羣創造自己，爲了自己也不能欺騙人羣。文人和其它生活社會的人一樣，不能使自己的前途和社會的前途背馳；社會的福利決定自己的福利。自己以藝術的技能爲表現社會推進社會的工具；先要懂得這行業本是，和一個殉教者那麼嚴肅，和一個革命者那麼艱苦，和一個科學家那麼追求真理，和一個工人農夫一樣爲供養社會而生產。

人的性行常被決定於社會，但人不是這社會的奴才，認識了自己的文人正負荷着向這罪惡的商品社會進攻之使命。

小品文與大品文

楊邨人

以前有人將文學分爲軟性文學與硬性文學，現在既有小品文又有大品文，新文學運動的進展一日千里由此可知。有一位書店老板喟然而嘆地說，現在生意不行啦：文學書就好比叫人吃點心，人們飯都沒有得吃，那裏有錢去買點心？他又說，將文學書譬喻做點心還好，有人說那是裝飾品，人們飯都沒有得吃，裝飾品更沒人要。——書店老板雖然是在談他的生意經而感慨言之，可是文學書竟至於變成裝飾品也實在是近來的一種墮落的趨勢，這且不在話下。文學書至於譬喻成爲點心，可見已是食品之類，這於文學是精神上的食糧的話相近，那末由點心進一步作爲充飢的大餅不是於人生更爲有益？這樣說來，所謂大品文就叫它大餅文也未始不可。但是小品文呢，就叫它——什

麼？真是難以作個譬喻了。小品文也叫它大餅，在實際上小品文重於輕描淡寫，意在言外，比方幽默諷刺的文章，那是給人從發發鬆當中得到會心之妙，如果以食品譬喻起來就好比勞動以後上茶館喝碗茶解解口渴，吃點甜食如胡豆糖糕之類伴着茶將疲勞舒服一下差不多。如果我這譬喻還不差遠，那麼，賣大餅的和賣茶的兩家的生意並不衝突，而且鄉下的茶館也很多兼賣大餅的呢。

現在提倡小品文的作家似乎在和在大品文開火，而對於小品文的非難者又似乎也在向小品文進攻，這種情勢在我個人看來都似乎有點近於——『那個』。就好比開茶館的忘記了他也可以賣大餅，賣大餅的忘記了他亦可以手提一個茶罐兼賣茶給人解渴，在是乎兩家的生意原不衝突而卻相逢的時候髮指眦裂地彼此不能諒解。其實吃大餅的人固然很多，喝茶喫甜食的人也不能算少，如果認爲開茶館的人他的茶葉是發霉了他的他的甜食是隔夜發酸的於顧客的衛生上有害的話，那末你一面賣大餅一面也賣好茶好胡豆就得了，顧客是有見識的，一定雖然一回受騙兩回也就不願領教了，又何必散布謾言打破人家的飯碗呢？再不然，好

意地勸勸那茶館老闆注意顧客的衛生，他爲了他的生意前途也一定會恍然大悟地接受了善人之言。

然而，話又得說回來，現在的小品文趨勢所之一日千丈，已經大有重上象牙之塔鑽入牛角尖的危機，小品文作家也大有山林隱士煙茶自娛的神氣，這對於文化運動已經是漠不相關的墮落現象了。

談文人的假名

蘇汶

社會上有三種人是時常不喜歡用真姓名的：一種是綠林英雄，一種是從事秘密政治工作的，另一種便是文人。

文人之喜用別署，由來已久；尤其西方的筆名的風氣一到中國來流行以後，一般寫寫文章的朋友便不管有沒有必要都愛把真姓名隱藏起來。自然，用筆名的動機，假如分類數來，也可以有許許多多，有些是不得已，有些是好奇；等到一個筆名用慣了之後，也就跟真姓名沒有什麼兩樣。這，我覺得是並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

不過，這許多動機之中，有一種是爲的逃避文責；

就近又有點卑劣了。更不可原諒的是，在揭人陰私，對人攻擊中傷中時候，卻用上一個自己所從來不用的假名；或者，爲要替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吹噓，宣傳，卻用上一個假名。假名的在今日，其效用是愈來愈廣，而其動機又決不是不得已，也不是僅僅的好奇，風氣所及，其流弊實不堪設想。不幸的是，我們假如翻開各小報，各大報，甚至幾個大雜誌來看，可以疑爲『舊人』底新署名者，不一而足；而且特別是在用這些署名的文章裏，造謠中傷的卑劣的把戲是玩得更多。

假名是漸漸成爲『文藝政策』的武器了。

用筆名無可反對，但我希望除了萬不得已上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筆名爲妥；假如是一個『舊人』的話，那麼至少在寫一篇應該負責的文章的時候署上那個自己所常署的名字。這樣，凡是有一個新的名字在報章雜誌上出現的時候，便常常是代表着一個新的人，不至於再叫讀者化了許多腦力去猜想這大概又是某某或某某的化名了。

假名與筆名不同：三十年前的馬克辛·高爾基至今還是叫馬克辛·高爾基；但化名則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冒

尤是一個新的人。

新作家與老作家

黃振祥

在名義上，作家似乎大可不必分新老；但事實上，這分別是在存在的。旁的不管，單看他們文藝界所遭遇的命運，就不同。老作家是文章少，各處拉，不夠應用；他的最粗製濫造的作品，雜誌編者也會鄭重其事的登出來。新作家，即使能力不弱於老作家的新作家，也往往寫了許多東西，無處發表，雖然碰到好的雜誌編者，有時還不免被『漏眼』，原封退還。這樣看，新作家的有發表的榮幸的作品，常常是他個人最精彩的作品，老作家則在發表的十篇文章裏難得有篇精彩的。這很容易使人起一種『老不如新』之感。

不過記得兩面說。老作家的寫作經驗是少比新作家豐富一點；而且，他的出頭，平心而論，也並非一定由於

親戚或朋友的介紹，大都也是碰壁過來的。他們不是被能力所限制着，他們是『一旦成名』而馬虎，更加者編輯先生們的不加限制而更加馬虎。這是通病。假如說老作家有內容枯窘而技巧陳舊的毛病，那麼新作家也未始不通常是有內容龐雜而技巧幼稚的毛病呢。

我們文藝的讀者，對於新作家和老作家，本來是不必有所偏愛的；但是讀書的經驗使我們得到一個秘訣：如果要看好的作品，最好是去看一個『新』作家剛要變為『老』作家的那個時期內所寫下的作品。在這以前，他難免幼稚；在這以後，他是難免因文藝界的統傳的習慣而一天天馬虎下去了。

不過，這習慣是那裏來的呢？各雜誌的編輯先生們，無論你們是喜歡『捧』老作家的，或是喜歡『提拔』新作家的，你們都該去想想吧。因為，文藝界的命運是執掌在你們手裏呢！

溫柔製造者

張天翼

天晴得沒一絲雲。太陽影子挺光燙。

日曆上的字是紅的。

這一點不含糊是個好日子。公園那些地方全是些人：

女的男的一對對緊挾着走，生怕對手逃去似的。

一些打單的傢伙可不怎麼舒服，歎口長氣。

「這天氣真無聊。」

「要是有個把娘們兒挾在手裏……」

「麻煩勁兒。這天氣叫人什麼事也幹不了。」

「真奇怪，我們臉子也不見得比老柏壞到哪裏，他戀

得着愛我們就戀不着愛。」

那個所謂老柏祇笑了笑。

「老柏，你舅爺沒寫信告訴你太太麼？」

老柏搖搖腦袋：

「連我那位舅爺也沒知道。」

「她家裏可知道？」

「誰？」

「家璇家裏。」

老柏又搖搖腦袋。

停停。

「她哥哥把我當個忠厚長者哩。」

「真糟糕。她哥哥也許以為你是個大闊吧。……那位

哥哥也太天真：竟放心交個妹妹給一個男子漢去照應。」

點着一枝煙捲，老柏坐到椅子上。他覺得朋友們對他還有點誤解，就吐了口牛奶似的煙，哇啦哇啦談起來。

『我跟家璇的那個可不是偶然的。……』

他一提起愛呀戀的那些字眼總怕肉麻，就老是拿『那個』來替代。

『我對於那個——可一點也不隨便。我不像香腸那種態度，香腸的烙蠻死是……』

別人打斷他：

『我知道，我知道。別耽誤你的工夫，你趕快去幸福罷，有人等着你哩，唉。』

說了又哭喪着臉歎了口長氣。

『對不起，』老柏帶上帽子就走。

沒有一點兒風。全身被太陽曬得軟軟的。

老柏右手插到衣袋裏，打算着今天跟家璇到哪兒去。

她那學校的會客室裏可不能久坐。況且這麼個好日子——不出去逛一會也不成話。

可是上哪兒逛去，每次他倆見面的時候就把這當做個難題。

『上哪兒去？』他問。

『隨便。』

『大便還是小便？』

女的就響着電鈴似地笑起來。

男的看着，搔着腦袋——頭髮裏落下些灰白色的雪片。

『城南公園行不行？——有海棠。』

『好罷。』

『怎麼你老是不出一點主張？』

『我覺得你一切都是對的：我隨你。』

這麼着就是城南公園罷。

他倆在海棠樹下走着。手抓着手。靠得緊緊的。女的比男的矮一個腦袋。

一些蜜蜂嗡嗡嗡嗡地叫，聽着這聲音就疲倦得要瞌睡。

樹下有些一對一對的走着坐着。那些打單的總得注意地瞧他們一下。

老柏把步子放慢，掏出一枝煙捲來點上了火。

『這兒人太多，討厭。』

『假如祇有咱們倆，那也沒意思。』

她瞧着他，過會兒又說：

「我希望都是些一對一對的：譬如是一對一對的——譬如是一對一對的。……我老覺得這世界祇是我們兩個人的。」

兩個人在樹下灣灣曲曲走着。

「你那篇戀愛論寫完了沒有？」她拚命跨大着步子好跟他的步伐一致。

「沒哩，」男的輕輕噓口氣。「你對我那篇文章的立論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我是完全同意的。可是……可是……不過我老是想……」

「想到什麼？」

沒答。祇是伸出右手，攔過老柏的腰後去抓住他的右手。

走一步，他倆的肩膀就擠一下。老柏發現他跟她的步子走錯了，於是換了換腿。

「你想到什麼，嗯？」

「我老是害怕。」

「你還是那句話——怕我不那個你，你真……」

「我還是那麼想：愛是容易幻滅的。」

她眼釘着地下，過了那麼兩三秒鐘又猛地回過臉瞧着他，抓着他右手的那隻手也緊抓了一下。

老柏四面望望：這兒沒別的人。他停了步。

「我不是說過的麼：小姐爺們的那個當然得幻滅，可是我們……至於我們的那個……」

他手撐在一棵樹幹上。她兩手搭在他肩上。

「總而言之是這樣，」他瞧着她的眼睛，她眼白上有一小塊青的，「正確的那個是不至於幻滅的，那個是……」

那個那個是……咱們坐下來罷。」

接着老柏就把說過三十六遍的話又說一遍。

她眼珠子動也不動——一個勁兒釘着他。

他嘴唇挺吃力地在運動。嘴上下巴上稀稀的幾根鬚

子，像地下的青草。右耳邊貼着一個圓疤，光滑得彷彿是一面銅鏡。他嗓子提高的時候，那面銅鏡和那些青草什麼的就地震了似地波動起來。

「我們的那個不是偶然的：我們是……」他打了個呵

欠。

忽然他臉上癢了起來：他才發現她的腦袋已經擱到了他肩上，他就伸出手圍住她的背。

話可總得說完牠。於是背書似地告訴她：他反對小姐爺式的「那個」，也反對喝水論的「那個」。頂標準的「那個」應當建在僚友關係上面：兩口子走着一樣的步子，能合作，「這就是說，配偶要是個同志」。

而他倆的那個正是這麼回事。

是啊，正是這麼回事。

他把這句話重復了三遍。

「你很有希望，」他兩手捧起她的臉來，「你將來……我們將來……是的，我們的那個能促進我們的工作……」

兩個鼻子相隔祇有半寸遠。

老柏鼻孔裏呼出一股大蔥味兒，叫家璇感到受了壓迫似的。

「又吃過大蔥了吧？」她小聲兒問。

「唔。你討厭這味兒，是不是。」

「一點也不。」

彷彿是要證明她的不討厭這味兒，他倆親了個嘴。接着兩張嘴又撮在了一起。

她箍着他頸子。

他摟着她的脊背。

她的眼睛閉着。

他的眼睛——那是張開的：瞧着她：相隔得太近，他的成了鬬雞眼。

她呼吸得有點急促。那可不知道是因為激動了，還是因為他的大蔥味兒壓迫着她。

這麼着過了兩三分鐘，兩張嘴才分開。

「你鬍子刺人哩，」她還箍着他頸子，瞧他眼睛，瞧他腮巴子，瞧他的嘴，像在賞鑒一件藝術品。

「我有三個星期沒剃了，」

這些鬍子到底不怎麼漂亮：在嘴上畫成了個「八」字，人中附近一根也沒有。還有幾根是黃的。還有幾根是棕色的。

而且鼻孔裏還有一根毛長到了外面，也不去剪一剪。她覺得男的彷彿是故意裝成這模樣。頭髮從來沒梳一

下，背頭不像背頭，分頭不像分頭。鞋子上全是黃泥。藍布袍子上還有兩塊油迹。那張臉——不知道爲什麼，看來似乎他今天沒洗過臉。

幹麼他不修飾一下？

『你要是打扮起來的話……』她微笑着。

『什麼？』那個吃了一驚。

『我覺得你的……你的……嗯，真是。我想不出一個相當的字眼來說。……你從來沒修飾過麼？』

男的在女的腮巴上親了一下，啾的一聲。

『我上你這兒來——可沒想到要修飾過。我這張尊容，對不起，修飾起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家璇把鼻尖子皺了一下：

『你故意這麼隨便的，我知道。你把我當回事。』

『怎麼，我……噯，你又來了，怎麼你老是……』

『我知道，我知道。反正是我追你，你以爲怎麼樣我也得愛你，你把我……譬如，譬如……』

老柏笑起來。

『你叫我打扮得像兔子一樣麼？』

『不單是這件事。總而言之你對我……』

攏着他的兩隻手鬆了下去。眼睛釘着前面。瞧這勁兒可不是說着玩的。

『我從來沒對你隨便過。我對於那個，我是，噯。你知道我生活跟我的思想是……』

『真是。別談理論了罷。一說起來就是那麼一大套。』

『可是我……』

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她手背上貼着一小塊橡皮膏。

『手破了麼？』

對面有一雙男女踱了過來。女的眉毛一直描到了兩鬢裏面，腮巴上糊着橙黃色的粉。男的低着腦袋在跟她囁嚅咕嚕，祇瞧見他那一腦頂頭髮——亮得叫人打噴嚏。

老柏難受地想：家璇叫他學那樣的男人麼。

那一對在他們前面楞了會兒，又折了過去。

家璇從地上撿起些花瓣，拿在手裏揉着。

『我太愛你了，我每天……』她瞅他一眼。『我什麼事了做不下，一天到晚做夢似的。可是你……』

『噯，你得想想更重大的事。兩性間的那個可並不是

生活的全部。」男的抱起她的腦袋來。

「你總是……」她臉子被捧得仰着，視線就橫過鼻子的兩側射到他臉上，隱隱地瞧見了自己的鼻尖。「你總是不把我當回事，我就想到……譬如是一——譬如是一——你將來會不愛我，會……」

她一隻眼睛裏「泡水」，慢慢打眼角流兩鬢那兒。

「別亂想罷。我永遠是那個你的。……」

親嘴。

一刻鐘之後他們踱了出來。想喝茶，可是那些茶座都已給佔滿了人。

他們慢慢走着，瞧着喝茶的那些男男女女。他們談着那個女人頭髮燙成了大頭鬼，這個女人的眉毛畫得打了折。還有，你瞧那個帶綠領結的男人，扭得像唱青衣的，叫人長雞皮疙瘩。那邊那個削肩膀的女人……

老柏又點着一枝煙。他挺着胸脯：他老實有點感到驕傲。他的驕傲可不是沒來由的：他常分析他們的那個，他認為一點也沒不正確。

她比他小十一歲。本來他不過受了她哥哥的託付，對

孩子似地照應着她。他像個做爸爸的：他禁止她拍粉塗口紅，指導她看些什麼課外書。可是後來——他們那個起來。

這誰也想不到：一個做了兩個孩子的父親的腳色，一個那麼冷冰冰的傢伙，他會……

可是——

「我們的那個是很第亞來克諾克的，」他對朋友們說。「她進步得真快。我們將來……我現在叫她先認識認識這世界，叫她……」

他瞧瞧朋友們的臉子：他生怕自己說過了火。

其實頂懂得她的當然是他自己。她現在已經在跟他合作：他計劃着一部分分析中國社會結構的大著作，她就自告奮勇要給他整理一部份材料。

不過她着手得很慢。

「那些東西整好了沒？」

「什麼東西？」——她一下子想不起來。

「哪，皖北那幾縣的——關於高利貸，關於佃租什麼的……」

『沒哩，』她笑笑。

『幹麼還不動手？』

她就輕輕歎口氣。

『我什麼事也幹不下，祇是想着你……』

『噯，你不至於做個戀愛至上論者罷。』

『我知道不對，可是……』

每回見面總得問一遍，星期二那天他又提起這回事。

沒動手。就是他給她的幾本書也沒看完。

在個小飯館揀了座，老柏就把家璇的兩臂抓着，告訴

她——除開兩性間的那個，還有更重大的事。

『你得老記着我爲什麼會那個你：我對你的期望……』

……

這句話反復了好幾次，然後親她的臉，一直到店裏的

夥計進了門他才坐到自己椅子上。

可是十點鐘回到自己的住處，老柏又想起還有許多正

經事沒跟她談。

『鳳陽那幾縣的材料非常重要的，』他像對人說着似

地在肚子裏說。他打了個呵欠。

當時並不是沒想起，祇是太囁嚅了怕她不高興。

『她還有孩子氣，往後總得……』

他想上牀。可是覺得有什麼拖住他似的，他又回到了

桌邊，點着一枝煙。

一大堆事可不是今晚上幹得了的。許多信沒回。勞工

法的講義得趕快往下寫。桌上還放着一個學生寫的關於遠

東情勢的文章，他壓根就沒翻開來過。

電燈上釘着幾個小蟲，他就覺得他心臟上也釘着了一

些蟲子。

噓了口氣，把沒寫完的戀愛論拿來看一下。他打算寫

得非常通俗，非常趣味，叫誰也讀得懂的。可是這兒的那

些文字全不對勁：像他的勞工法講義那麼沒點兒生氣，還

堆上了許多術語，有些句子裏排着三四個子句，長得叫人

透不過氣來。

『對不起，得重寫。』

可是忽然又有點灰心叫他寫這類文章未免太不合式。

於是這篇文章一直耽擱了兩個多星期。他下課回來祇

想到寫信，想到把講義幹下去。不過他沒動筆：他打了個

呵欠，順手把那學生的文章拖過來。

什麼地方有人睡午覺，牛叫似地打着鼾。

他又打個呵欠，雲幾下眼睛，瞧着那篇東西。

那字小得像些螞蟻，一行行在紙上爬着。每個字都是左邊高右邊低，長腳長手的。

「他準是學的康有爲的字，」他想。

忽然他非常煩躁起來：他想到的許多要做的事都沒做，就像給被窩緊蒙着臉似的難受。

還是趕快把講義弄起來罷。

他在書架上找書。

書架永遠沒有乾淨的一天，東西橫的豎的亂堆一起。

還有很多煙灰：不知道什麼時候那煙盤斜在一堆紙上。

剛把煙盤拿回到桌上，來了電話：家璇的。

「你幹什麼還不來？」

「不是約好了來明兒找你麼，」他眉毛輕輕皺着。

「呃，今天。約好的是今天。」

接着她告訴他——她不放心的，她什麼也不做地那麼等了幾個鐘頭。她說得很快很尖，一個不留神就得把一大串

話溜了過去。

「你到底來不來，要是沒工夫的話……」

「好罷，就來。」

又到了她學校的那會客室。

他坐到一張舊椅上，把右腿擱上左腿。

許多學生打這兒穿過，誰也得詫異似地瞧他一眼。他摸摸下巴上的鬍子，埋怨這學校幹麼要把會客室當作個過路的地方。

牆上的鐘擺響着：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

這會客室可不大高明。中間那張大菜桌子全褪了漆。

那些椅子上說不定還有臭蟲。牆上掛着些頤和園的照片，玻璃成了黃色，密密地鋪滿了黑點子。

老柏懷悔沒帶本書來。他打個呵欠，他想在那張大菜桌睡一覺。

十分鐘後——家璇到底到了他面前。

她的話很多。她告訴他一整天沒做事。

接着第二步：他們商量着到什麼地方去。

「對不起，你們這會客室可太……」他打了個欠呵。

「到哪兒去走走罷。……今天非你說不可：哪兒去。」

「隨你。」

「這真比寫文章還難，」他手交義着放在後腦勺上。

「你今天怎麼沒精打彩似的？」

「噯，累得慌：睡眠不足。」

這天他們上了北海。他們鑽着山洞，誰也沒言語。

「噯，真是。你今天怎麼回事。」

「我想着一件事，」他噓口氣。接着談到那個學生的文章。「他把日本內閣跟軍人對華政策的不同，解釋成資本主義跟封建勢力的衝突……」

女的忽然站住，把他身子挪過來對着她。

「每次你總是心不在焉的樣子，譬如……譬如……」

……
停停。

「你跟我在一塊的時候你感到厭倦，我知道。你對我

已經……已經……」

她眼睛往上移：眼睛裏堆着水。

男的想，她需要溫柔。

於是結結實實溫柔了一番。他捧着她的臉：臉是長長的：他打額頭那兒親起一直親到下巴上，很費了點兒時間。

他眼睛在她臉上移來移去像在爬山。尖尖的鼻子是山巔。額骨呢，一塊大崖石。什麼都瞧得格外分明：那一臉的肌肉是一條條細小的短短的皺紋結成的，鋪上面着黃色的汗毛——可是一到了嘴邊就黑些粗些，像鬍子一樣。

這會兒他的嘴唇正釘在她眼睛下面。這兒有三粒雀斑。這下面呢：兩個淡紅的小顆子，隔得遠遠地對着。於是經過一顆痣，再經過一點路程，就到了嘴邊。嘴唇密密地結着皺，像一塊生牛肉。好了，再過去是下巴：不錯就是那長着幾個面炮的。

「你真的愛我麼」她仰着臉。

「我真的那個你的。」——啾，啾，啾。

於是休息一會兒，他工作做累了似地透了一口氣。過了四五秒鐘，四片嘴唇又釘在了一塊。

他嘴是辣的：他剛抽過煙。他舌子是粗的，像貓舌子。她嘴裏有種像散拿吐瑾的味道。